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祭文

祭韓欽聖文

祭曾傅士文

祭王深甫文

祭歐陽少師文

祭王平甫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魏國韓令公文

祭任師中文

黃州再祭文與可文

祭范蜀公文

王

王

王

曾

曾

蘇

蘇

蘇

蘇

蘇

安石

安石

安石

鞏

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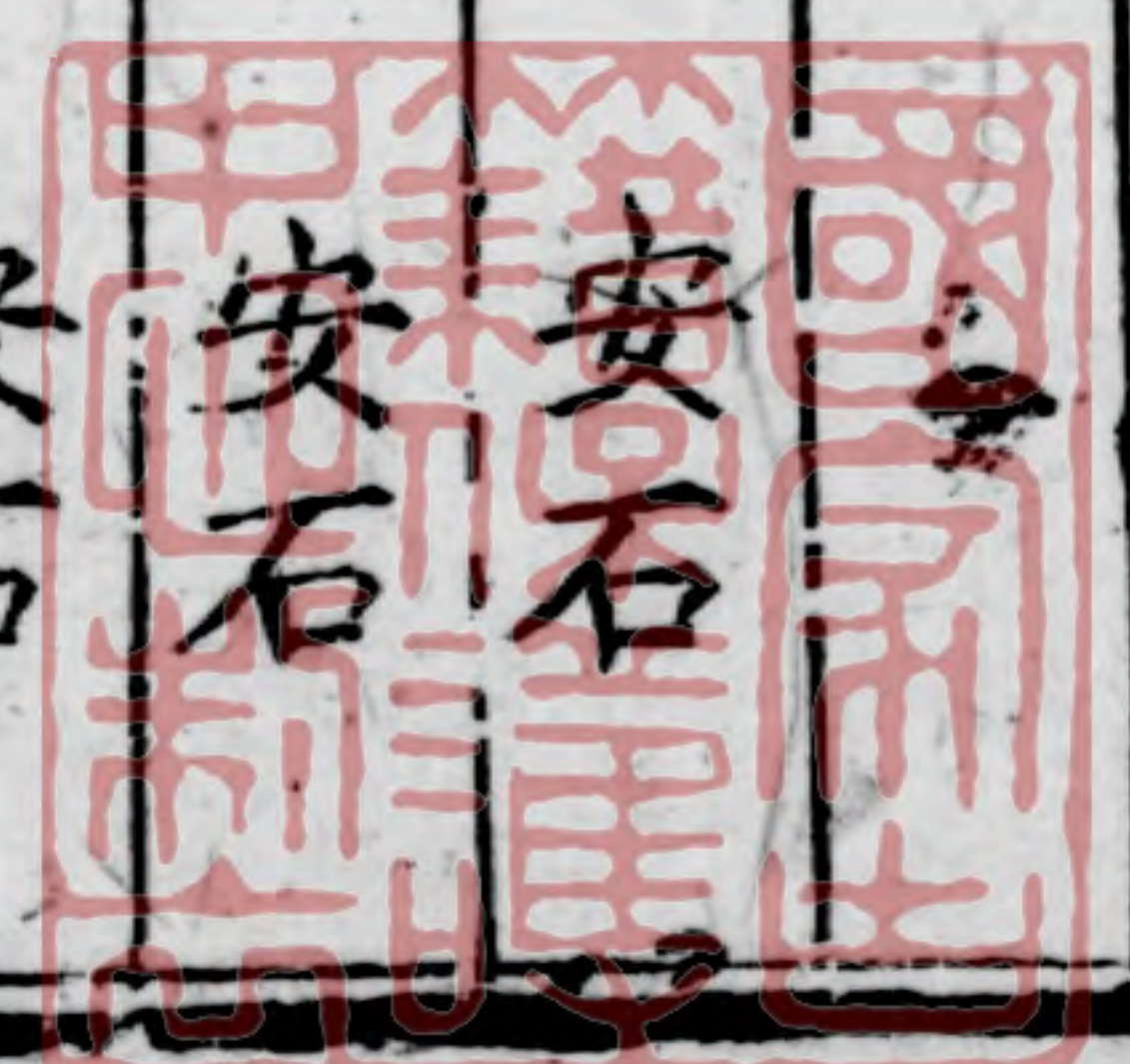
鞏

鞏

鞏

鞏

鞏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頴州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滕大夫母楊夫人文

祭柳遠文二首

再祭亡兄端明文

為家君祭呂申公文

祭知命弟文

祭彭江州文

代范樞密祭溫公文

代祭劉貢父文

祭張生文

祭王樞密文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蘇軾

程頤

黃庭堅

曾肇

曾肇

張舜民

張舜民

祭范忠宣公文

祭呂申公文

祭王和甫文

祭范德孺文

祭陳了翁文

祭程伊川文

祭鄭庭誨文

祭韓欽聖文

陳瓘

鄒浩

田畫

畢仲游

游酢

張繹

毛滂

王安石

嗟為君兮邦之特目揚秀兮顏髮澤紛百家兮並涉超獨懷兮道
德博蕩蕩兮無畛寬恂恂兮莫逆出當官兮發論使權疆兮累息
年何由兮止此祿不多兮誰嗇具壺觴兮酌哭攀喪車兮塔夕豈
獨愁兮吾際隱多聞兮諒直顧笑語兮已矣冀來嘉兮魂魄

祭曾博士文

王安石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者之不幸知者為誰公之間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謂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君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所之然至其壽夭尚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蛻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死以歸泥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唯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真觴

祭王深甫文

王安石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孰為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為實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

與為交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即死吾何能又搏胃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為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尚知否

祭歐陽少師文

曾鞏

惟公學為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體備韓馬思兼莊屈垂光簡編焯老星日絕去乃尺渾然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無儔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遘鼓行無前跋躄非恤世偽難勝孤堅意窒紫微玉堂獨當大筆二典三謨生明藏室彌挫彌厲誠純志壹斟酌損益論思得失經體慮萌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靜簡易仁民愛物斂不煩苛令無迫狎棲置木索里安戶逸擯歛女革天清地謐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本情忠力悉邛未之歲龍駕

風歎再極大艱垂紳秉笏乾坤正位上下有秩功被社稷等夷召
畢公在廟堂總特紀律一用公直兩忘猜昵不挾朋比不虞訕嫉
獨立不回其剛乞乞愛養人材獎成誘掖甄拔寒素振興滯屈以
為已任無有廢咈維公平生愷悌忠實內外洞澈初終若一年始
六十懇辭冕黻連章累歲乃俞所乞放意丘樊脫遺羈馮沉浸圖
史左右瑟琴氣志浩然不陋蓬華意謂百齡重休累吉還幹鼎軸
贊微計密云胡傾殂愁遺則弗聞計失聲皆決橫溢贛宜不敏早
蒙振拔言繇公誨行繇公率戴德不酬懷情獨鬱西望輕車莫持
糾紛維公華華德義譔述為後世法終不泯沒記辭叙心曷能髮
髯嗚呼哀哉

祭王平甫文

曾 鞏

嗚呼平甫決江河不足以為子之高談雄辯吞雲夢不足以為子
之博聞強記至若操紙為文落筆千字倘徃恣肆如不可窮秘怪
恍惚亦莫之繫皆足以高視古今筆出倫類而况好學不倦垂老
愈尊自信獨立在約彌厲而志屈於不伸材窮於不試人皆待子
以將昌神胡速子於長逝嗚呼平甫余昔相逢我壯子稚間託婚
姻相期道義每心腹於超軼亦情親於樂易何堂堂而山立忽泯
泯而颯歎計皎皎而猶疑淚汎汎而莫制聊寓薦於一觴纂斯言
而見意

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 軾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
傳學者有斯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有所畏而不為譬如大川
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
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庇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為異端而學者

至於用夷君子以為無與為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為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鱷鱓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為為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為為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絜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為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祭魏國韓令公文

蘇軾

天生元聖必作之配有神司之不約而會既生堯舜禹稷自至

仁宗龍飛公舉進士妙齡秀發秉筆入侍公於是時仲舒賈誼方將登庸盜起西夏四方騷然帝用不赦授公鈇鉞徒督西旅公於是時方叔召虎入贊兵政出殿大邦恩威並行春雨秋霜兵練民安四夷屈降公於是時臨淮汾陽帝在明堂欲行王政群后奏功罔底于成召自北方付之樞衡公於是時蕭曹魏邴二帝山陵天下悽怛呼吸之間有雷有風有存有亡有兵有戎公於是時伊尹周公功成而退三鎮偃息天下嗷然曷日而復畢公在外心在王室房公且死征遼是卹嗚呼哀哉六月甲寅人之無祿喪我宗臣我有黎民誰與教之我有子孫誰與保之巍巍堂堂寧復有之公之云云我無日矣慟哭涕流何嗟及矣昔我先子沒于東京公為二詩以祖其行文追典誥論極望王公言一出孰敢改評施及不肖待以國士非我自知公實見謂父子昆弟並出公門公不貴報

我豈懷恩惟此涕泣實哀斯人有內在俎有酒在樽公歸在天寧
聞我言嗚呼哀哉

祭任師中文

蘇軾

允義大夫維蜀之珎詩之老成易之文人去我十年其德日新庶
一見之遽沒元身惟慥與軾匪友則親自丙以降昔惟州民旅哭
于庭側焉酸辛禍福之來孰知其因自壽自夭自屈自信天莫為
之矧凡鬼神生榮死哀自昔所難持此令名歸于九原

黃州再祭文與可文

蘇軾

嗚呼哀哉我官于岐實始識君方秀眉忠信而文志氣六剛談
詞如雲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德為膏以自濯薰藝學之多蔚如
秋黃脫口成章察莫可耘騁騁百家錯落紛紛使我羞嘆筆硯為
焚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杳兮清深落其華芬昔孰我黍今孰其饋

啜漓歌呼得淳而醺天力自然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
我皇皇獨違垢紛俯仰三州眷戀桑粉仁施草木信及糜膺昂然
來歸獨立無群俛焉復去初無戚欣大哉死生悽愴蒿君君沒談
笑大鈞徒勤喪之西歸我竄江濱何以薦君採江之芹相彼日月
有朝必曠我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觴歸安于墳嗚呼哀哉

祭范蜀公文

蘇軾

嗚呼仁宗在位四十二年畦而種之有德皆賢既歷三世悉為名
臣今如晨星存者幾人孰如我公碩大光明導日而昇燦焉長庚
死生契濶公獨壽考天實眷之以殿諸老二聖嗣位仁義而施公
昔所言略行無遺維藥未和公寢不寧樂成而薨公往則瞑凡百
君子願公無極胡不萬年以重王國責難之忠愛莫助之嗟我後
來誰復似之吾先君子秉德不耀與公弟兄一日之少躬達不齊

歡則無間豈以閭里忠義則然先君之終公時在陳霄夢告行晨
起計聞先文盡矣我亦白髮聞公之喪方食哽噎堂堂我公豈其
云亡望公凜然猶舉我觴

祭歐陽文忠公夫人文

蘇軾

嗚呼文忠之薨十有八年士無所歸散而自賢我是用懼日登師
門既友諸子入拜夫人望之愀然有殤其言簡肅之肅文忠之文
雖無老成典刑則存何以嗣之使世不忘諸子惟迨好學而剛天
人實使兄弟吾孫徼福文忠及我先君出守東南往違其顏病不
能見卒以計聞自歛及葬魄莫莫親匪愧于今有醜昔人寓詞千
里侑此一樽尚享

穎州祭歐陽文忠公文

蘇軾

嗚呼軾自齟齬以學為嬉童子何知謂公我師晝誦莫文夜夢見

之十有五年乃克見公公為拊掌歡笑改容此我輩人餘子莫群
我老將休付子斯文再拜稽首過矣公言雖知其過不敢不勉契
闊艱難見公汝陰多士方譁而我獨南公曰子來實獲我心我所
謂文必與道俱見利而遷則非我徒又拜稽首有死無易公雖云
亡言如皎日元祐之初起自南遷叔季在朝如見公顏入拜夫人
羅列諸孫敢以中子請婚叔氏夫人曰然師友之義凡二十年再
升公堂深衣廟門垂涕失聲白髮蒼顏復見穎人穎人思公曰此
門生雖無以報不辱其門清穎洋洋東于淮我懷先生豈有涯
哉

祭滕大夫母楊夫人文

蘇軾

嗚呼士盛慶曆如漢武宣用兵西方故西多賢惟時滕公實顯于
西文武殿邦尹范是齊功名不終有命有義我時童子知為公喟

四十餘年墓木十圍乃識其子傾蓋不疑忠厚且文前人是以秉
心平反慈訓則爾仰止德人如岡如陵升堂而拜猶愧未能豈其
微疾一慟求已胡不百年以慰其子壽祿在天考終非亡鵲巢之
應子孫其昌

祭柳仲遠文二首

蘇轍

嗚呼哀哉我生多故愈老愈艱親朋幾人日代日遷逝者如風計
來逾年一慟海激摧胸破肝痛我令妹天獨與賢德如召南壽甫
見孫矧我仲遠孝友恭溫天若成之從政有聞富以學術又曰以
言久而不試理豈其然崎嶇有求凡以為親雖不負米實勞且勲
知止于此不如歸閉哀我孤甥生如閔頽街痛遠訴誰撫誰存逝
者已矣存者何寃慎勿致敗以全汝門以慰我仲遠求歸之魂嗚
呼哀哉

我厄于南天降罪疾方之古人百死有溢天不我亡亡其朋戚如
柳氏姝夫婦連壁云何兩逝不憇遺一我歸自南宿草再易哭墮
其目泉壤咫尺閔也有立氣貫金石我窮且老似舅何益易其墓
側可置萬室天定勝人此語其必

再祭亡兄端明文

蘇轍

嗚呼惟我與兄出處昔同幼學無師先君是從遊戲圖書寤寐共
中曰予二人要知是終後迫寒饑出仕于時鄉舉制策並驅而馳
猖狂妄行誤為世羈始以是得終以失之兄遷于黃我竄于筠流
落空山友其野人命不自知遷復替紳俯仰幾何寵祿遄臻欲去
未遑禍來盈門大庾之東張海之南黎挺雜居非人所堪瘴起襲
惟颶來掀簷卧不得寐食何暇甘如是七年雷雨一覃元歸晉陵
我還潁川願一見之乃有不燃瘴有相尋盥不能痊嗟兄與我再

起再顛未嘗不同今乃獨先嗚呼我兄而止斯耶昔始官遊誦章
氏詩夜雨對床後忽有違進不知退踐此甌機欲復斯言而天奪
之先壟在西老泉之山歸骨其旁自昔有言勢不克從夫豈不懷
地雖邾鄆山曰峨眉天實命之豈人也哉我寓此邦有田一廛子
孫安之治不復遷兄來自西於是盤桓卜告孟秋歸于其阡潁川
有蘇肇自兄先

為家君祭呂申公文

程頤

嗚呼公稟則異得天之粹遺茲昌辰出為嘉瑞生而富貴處之無
累幼而聰明克之能至學既知真仕則為道出入屢更險夷一操
二聖臨御人望是從起藩入輔命相再公平日視公靜默恂恂國
論所斷一言萬鈞謂公無位位為相臣謂公得志志存未伸然公
心如權衡所以無間言於率土德如山嶽所以致敬心於人主從

容語默之間人孰量其所補胡上天之不弔不一老之愍遺淵水
無涯將孰求於攸濟百身莫贖為有識之同悲嗚呼哀哉羸老餘
生辱知有素男論忘勢之交不偶無酬知之路阻臨穴以申哀
姑託文而披露想英靈兮如在鑒丹誠而來顧

祭知命弟文

黃庭堅

君歿荊州我在萬里歿後四月始聞訃音既無孤惇恃有兄弟天
既喪我君不能年自我哭君頭髮盡白英風豪氣窘此一棺拊棺
長號殆無生意公私之計身有所繫既難以歸舟車可慮乃得吉
卜旅殯僧坊雖遠至親理則安晏無驚無恐扶將上輦絕慟一觴
其君尚饗

祭彭江州文

曾鞏

嗚呼器資忽不見其安之乎孰為天生斯人而止於斯乎人固忌

子之獨立天亦責子之不詭隨乎不然何以壽不躋於六十位不
過四品卒泯然而無施乎嗚呼器資凡世可貴學問文章言語政
事有一于茲足高士類而况居今行古蹈義依仁衆人所趨而視
若無有舉世所背而有以身陷穽當前而不避曾何得喪之足
云此固聖賢之自任豈止度越於時人至若孝友著於閭門信義
行於鄉 處榮悴而無虧死生而無虧臨死生而不亂可謂內外
全德始終一貫實橫流之砥柱宜大厦之棟幹奈何道未行於當
世福未及於生靈忽漂流於下國遂天閔於脩齡去此昭昭即彼
冥冥有志不就銜恨泉扃惟自立之卓偉亘萬世如日星彼一時
之苟得譬燭耀之與長庚嗚呼器資未俗陵遲朋友道熄許與之
分切嗟之益衆皆訑訑子獨汲汲我主昏愚與世殊適惟子好我
論心莫逆我先我後子為羽翼我有過咎子為藥石子今云亡有

善誰貴豈無他人莫如子直嗚呼器資念昔大學相從之初綢繆
纒纒二十餘年中間省闈並典贊書出入風議惟予子俱子如飛
豈受馬狗有言不用去不須吏我亦遭讒自請州符跡有乖隔
心焉弗殊去歲京城子留我此中情莫宣相視默默我行未幾子
亦南遷孰云契闊曾不經年尺書未達已隔終天寢門一慟有淚
如泉嗚呼器資子計之來我適罪逐相念平生了然在目匍匐欲
往身有羈束千里寓辭以代號哭

代范樞密祭温公文

張 耒

嗚呼天祚有邦界之元龜篤生我公為世父師夷齊之清淵騫之
德子陞之惠叔向之直人擅其一足以成名公兼衆德乾乾不寧
九流百家金匱石室鈎索沉隱裁其失得根柢治亂經綸皇極作
為文章有書秩秩玄圭大裘望之肅然冬陽夏水赴者爭先仁英

兩朝錚錚厥聲國有正人折姦千萌在染桑木求直於繩我公盡
規君心則寧烈烈神考體貌有德公獻有可巖巖翼翼言有未用
不敢受爵深衣幅巾歸休於洛君則休矣四方顛顛君子野人洎
于他邦聞風懷歸于父于兄天施不齊或怨寒暑公獨何施四海
一譽元豐二年國有大事揆揆丈母者我神嗣爰立作相媚于神
人我公在庭其重萬鈞士賀于朝民歌于廛農慶於野兵休於邊
燠爾慄寒養其飢孱無瘠于飢無休于田培其本根枝葉則茂豈
曰我作憲章惟舊於赫聖考左右上帝休公于家實遺聖子卷耳
思賢夙夜周京不惑不疑成此太平公之去來人之戚嬉人之戚
嬉帝之從違豈人事耶天實為之純仁不才辱公之深人之相知
貴相知心惟公我知洞達表裏采其所長謂或可使申結義好丘
山不移匪我則然公實取之泚泚清洛獨樂之園嘉華春粵備竹

夏寒清酌備然我招我從琅琅嘉言有銘在躬朝偶乏人備位樞
機入與國論獲親風規六七年間為益不貲私祈白首從公以歸
憂勞傷生公既邁疾廢幾有瘳卒相王室國祠既誓公以喪聞我
心之悲不獲至門入哭于室公既大歛終天之情不一見面人生
有死如旦夜耳曾子將沒知免而喜公身既備公志既畢既壽令
終無有其夫有如公者古今萬一任重道遠稅駕茲日庶幾念此
以紓我悲猶有鬼神實聞我辭

代祭劉貢父文

張耒

嗚呼子之強學博敏超絕一世肇自載籍孔墨百氏太史所錄俚
問野記延及荒外陰陽鬼神細大萬殊一載以身下至律令老吏
所疑故事舊章在庭不知有問於子歸如得師直貫旁穿水決天
飛一時書林衆俊並馳滿堂賢豪視子塵揮逸足奇毛不受絀羈

殯守列郡吏民畏思治盜宛胸不事誅斬他嚴見欺子愛不犯中
斥于南人憂子怡歸來白首晚職訓詞子之來歸亦既疾病惟其
精明猶足以求誰云如子竟止斯耶國失君子善人之嗟方其盛
時弛不得張亦既有遭而盡其強誰與子仇敗子百世雖然今日
竟何有亡惟我與君同年進士申以婚媾兼息與義平生笑談樽
席安喜其當在耶臨此酒哉

祭張生文

張舜民

嗚呼學者所以去鄉里離父母妻子甘淡薄盡勤勞終晝夜而不
息者知患其道之不至而不患乎身之不安也身安可以學道知
愛其道以亡其身亦蔽之深者也而吾子死矣其知之乎否耶
然諫爭之臣死於朝廷疆場之臣死於敵國吾子死於庠序其志
一也有雖凶而無咎者吾子之謂乎嗚呼吾子年猶未壯敏而好
學死乎數千里之外母老而失所養妻寡而失其養晚節末路委
為窮人天道固如何哉是可悲也已

祭王樞密文

張舜民

夫物有自小而致大積卑而致高唯豫章之材數年而過百尺騏
驎之足一日而馳千里黃河發源而注海太華拔地而參天與夫
命世之英特起之士布衣負公輔之望小官蘊廊廟之器一旦遭
時遇主建功立業茲邪望風而屏息賢者引類而彙征朝廷以之
治安禮樂由是興起則豈特豫章騏驎黃河太華之比也其公之
謂乎唯公少而居家則膺令名長而出任則有公望乘時設施自
州縣之卑數年之間致位二府危言大節獲動天下之耳目明而
可見者著以為甲令隱而不露者杜患於未形披榛穢棘正路廣
開大姦雄慙束手竄身歷觀先世以來固有以兵武而克禍亂定

冊而安邦家者率皆塗炭驅除糜爛而後止曾未若雍容於庶簡
之前啓迪於方幅之內興利除害如醫者以毫芒之鍼刀圭之藥
愈膏肓沉痾之疾不知其工妙之端也宜其天下為之矚目二聖
謂之有功孟子自謂放淫辭詎彼行以承三聖程公之力較公之
才固不在孟子之下然才高則多嫉位隆則招殃曾不旋踵讒言
遽興未及中年百疾交作二聖方隆之眷而有去亡之嘆八十待
養之親而嬰哭子之清善入堂堂殯死略盡為國家者將何願焉
始猶疑之人事今日乃知夫極自天復何言哉嗚呼公之存不能
共致其力公之歿不能一哭其門徒然予知有愧古昔遺詞揮淚
虛乎歆哉

祭范忠宣公文

陳 壘

昔文正公在 仁祖時忠於謀國衆正所依心虛而明照了不疑

死事而慮有如著龜兩遭勅撈益奮不移外禦元昊數蹈禍穢國
勢既安矣恤我危考公行事允也似之安不擇地難不敢辭至於
言兵則曰不知豈曰為異各遵其時不述其迹是乃無違三年遽
改生事者誰蔡相南行公獨救之一勝一復其兆在茲公可以默
又進忱辭人亦有言公爾忘私孰能臨義捨安取危一斥四年育
廢始歸天子哀憐拜命涕洟其心不肖意欲有施人願公留為帝
龍夔病不能對人所嘆咨天子曰吁疾尚可為錫以上劑臨遣國
醫丁寧訓飭速療勿遲云何不淑竟止於斯嗚呼哀哉公果已矣
舉世思公公不來矣人之於公有合有悞聞公之歿睽者亦悲情
隔生死公論乃出悲公之人始自今日臨終不昧忍死有述小其
一身大我王室置小恤大自初訖終可使聞者勸而作忠太宗征
遼喬死不忘心之所慮莫獨一方願惜生靈願合朋黨願為宣仁

一洗誣謗願正其事願辨其人願以中道行帝之仁嗚呼哀哉言
惟心聲孰無此聲孰有此誠神器雖大如人之形愛養胃氣可以
保生陽明之經徧於四躰呼吸之間無有不差在絡連右首脉應
趾中經流行寧有定位彼執一者乘異取同異我曰徧同我曰中
語各有心心各有物孰能審是而不彼恤公獨有言繼者誰乎公
薨我悲豈緣葭葦公昔南遷我在北陸側身以望心往從之及公
之還我有言責陳留雖近欲往不得平生想慕獨未識公見公之
心何必形容文正歿後公又亡矣仲季方與公復有子其門益大
其道益光公可無憾我亦奚傷

祭呂申公文

鄒浩

天祐主上篤生我公來對休運為今大鴻面視執壁啓心而恭衆
方窘迫公獨從容爰有因革論起如蜂公徐一言翕然以從事已

而默終日歛躬若無所與莫測胸中但見百官上下以功但見四
奕車書以同但見田野年穀以豐流離者復憔悴者克白顛黃戢
喘見兒童爰笑爰語涵詠時雍朝廷益尊勲業益隆殊尤俊偉益
振家風人亦有言孰不薦紳維公秉國始為有臣人亦有言孰不
是似維公肯構始為有子竊惟公初信非凡入情不聲色學不空
文西山之清孟河之醇德盛行高孰與擬倫如古寶器如特慶雲
世獲觀者倍萬灌欣所以施設如前所陳公昔去位君子但傷比
登三事交賀壺觴且其昊天俾壽而康曷為不仁禍降非常兩楹
入夢中台圻光感值龍蛇遽遷云亡衆爰大厦摧其棟梁爰自二
聖遠極八荒知與不知失聲沾裳願如某者頃在廣陵辱公青眼
收之門庭豈徒應格薦其姓名每及人物輒賜題評遂令疎賤聞
于公卿重念參侍屏息人後未嘗請問敢祈公售爾來日月不為

不文文章工乎問學正不公竟不問不考其有若為憐之久而益
厚仰惟此息山嶽在首吉卜伊邇將舉神匿義當捨官躬設雞酒
願莫之遂視古則醜寓茲一奠以昭不苟公騎箕尾寧來歛受

祭王和甫文

田 畫

惟公心符於迹實稱其名包含蘊蓄見於力行頃在并府參詳機
務韓侯于宣城彼西土發民四萬以踵其武將臣依違莫敢或悟
公曰不然深入賊所師干之用茲亦為取振旅言旋書可挿羽毋
空我師祇以餌虜我言有成帝用嘉止陟於陪屬亦既顯仕十有
險勇實入危機媚彼技能撥於文詞童膺儒過群古毛起公獨營
之卒免於死明明天子從諫如流爰屬生靈直言是求敢謂臣隣
不臧其謀厚飲竭作變則有由權尹王畿剖煩折微游刃素騎風
颯霆飛曾未百日徑行告空夷人駭觀邦史奏公遺書上變蔓延

無辜公摘其姦弭於須臾立封萬計終以不從請師文王掩骼埋
胔乃發蒐慝乃治強梗貴幸側目權豪欽往遂躋丞轄天子是毗
正人所倚細民所腴有夏多罪天命祖征鼠奔烏竄師老于行
皇帝震怒載整其旅簡期授材恢我疆圉內焉卿士噤不一語外
焉方鎮則惟所舉公力如虎公乃有陳豈不來威眷此下民

皇帝曰都汝惟可信一言罷師天子神聖其惠伊何曰蠲其逋其
恕伊何曰緩其獄忠烈允著仁風載穆孰是勲庸而不公屬法吏
沾沾吹毛刻骨陵藉衣冠孤耗豕突有如公者致於彈文竟坐妾
墨廢其終身粵雋在下實公貽恥勿俾埋沉式敷以位臧佞截截
心祈膽落嫉公居中肆是讒譎出領大邦曰昇與青周旋拂雅晚
毀于并政尚寬大存鰥帛媵肆靖我境其隱如城公在惟溷恩威
延延彼蠹者老毋敢犯邊施及卒伍以致降虜祝公百年稽顙蹈

舞胡為過疾奄見殂歿疇昔起之以定王國於皇聖君誰適謀矣
哲人云亡梁木隳矣蚩蚩之氓靡所依矣銜祭巷位嗟何及矣維
昔不肖往官江濱龍褰鳳翥始見偉人平生知己世無擬倫執手
上堂得於逡巡匪惟知之抑又存之保釐我躬燕及其私自恃藝
闊亦復流離川塗阻越夢寐懷思旌旆北來言適太鹵迎拜霍丘
笑言如故思斯閱斯公意愈隆引真幕府獻醅從容謂公壽康臨
相天子乃今冥冥聲來頓委大明在上品物在下巍巍堂堂遽即
長夜我心傷悲公葬有期念非古人懷祿在茲旋車髣髴與公永
違致彼薄奠有愧公知嗚呼哀哉

祭范德儒文

畢

仲游

曩歲識公靈武之城公貌既偉公氣亦英黃河瀚海間關共行公
矜我贛我知公誠遂同夷險期以死生其後公顯鏗鉤有聲既顯

而貴隱然大名帥慶帥延帥熙帥并武夫悍卒怖若雷霆軍師老
將心服其寧屬聽命甘從使令四路十年不知有兵及公伊洛
以嚴輔明下教既悉猶伏亦精洛城萬室千里為的家家畏公如
公是鄰宿姦巨猾魂褫魄淪繫斷取捨莫知其因遂皆歛手以公
為神凡人之情僥倖苟得公獨裁之如穴被塞凡人之情好寬喜
逸公獨檢之規矩繩墨宜其不憚而以為病乃獨懷公式歌且詠
豈其施設遠而難窺入樂其大而忘其私不然則公不足為奇矧
公門戶奕世顯榮太師為父相轄為兄公又崛起岷嶓崢嶸宜繼
三人秉國之成而公一廢十有八齡公廢于家匪公匪卿二邊倚
重猶如長城人言公復士夫倏興人言公用夷虜震驚公復之日
蒿耳皆傾復未之用公而已薨嗚呼哀哉吉人全喪矣胷中之奇
包而往矣威名氣像豈可為矣予末小生將何依矣慟哭于野出

相送矣追念平昔恍如夢矣嗚呼哀哉

祭陳了翁文

游 酌

嗚呼陳公萬天之傑大虛無塵心凝知微經綸大猷如挈裘領灼知幾先耿綿作炳慮遠而知者疑言危而弱者警著龜有稽可觀而肯嗚呼陳公知事道而已不知鼎鑊之臨其顛也知徇國而已不知蹈罪之橫其前也阨之白首而氣愈和蹙之死地而志愈堅憂約彌文妻孥裕然賦念忠頂踵利物人疑其為墨平生拯飢任重一身吾知其為稷行道之人聞者心惻意者天將降之大任而空乏其身耶意者吾君將追念其篤誠發獨斷而收之以澤斯民耶嗚呼孰謂流離川途遄迴萬狀而淪於淮楚之濱耶嗚呼孰謂謀可以託心膂力可以任股肱而志顛卒不伸耶浩浩元精慘不知其因耶歲首之書後計而達執書一慟骨驚心折嗚呼陳公

蓋將有哲人能盡知而賢之有志士能慷慨而言之有仁人能經紀其家而存之有良史能具載其實而傳之區區鄙詞曷足以溢其流而訴其源乎寓真一觴聊薦悃悃東望傷懷淚落橫臆尚饗

祭程伊川文

張 繹

嗚呼利害生于身禮義根于心伊川此心喪于利害而禮義以為虛也故先生蹢躅獨行於世衆乃以為迂也維尚德者以為卓絕之行而忠信以為孚也立義者以為不可犯而達權者以為不可拘也在吾先生曾何肯意心與道會具然無際無欲可以繫羈矧自克者知其難也不立意以為言矧知言者識其要也德輔如毛毛猶有倫無聲無臭大何可親嗚呼先生之道不可得而名也伊言者反以為病矧此心終不得而形也維太山以為高矧日月以為明也春風以為和矧嚴霜以為清也在昔諸儒各行其志或得

乎數可觀乎禮學者賴之世濟其美獨吾先生淡乎無味得味之
真死其乃已自我之見七年于茲舍孕化育以蕃以滋天地其容
我兮父母其生之君觀其臨我兮夫子其成之欲報之心何日忘
之昔先生有言見乎文字者有七分之一心繪乎丹青者有七分之
儀七分之儀固不可益七分之一心其猶可推而今而後將築室于
伊洛之濱望先生之墓以畢吾此生也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則
吾固不可得而聞也然天不言而四時行地不言而百物生惟與
二三子洗心去志格物去意期默契斯道在先生為未亡也嗚呼
二三子之志不待物而後見先生之行不待誅而後微然而山頽
梁壞何以寄情凄風一奠敬祖子庭百年之恨并此以傾

祭鄭庭誨文

毛 傍

石梁鬱然上有佳氣下走清湍音聞異人相携盤桓寥寥至今漁

樵所安尚意山間人必有異下乃君廬長廊甲第記初識君在稠
人中孤然傲兀知不可籠一見傾蓋定交尊俎豈惟姻聯氣則相
許予才闕茸寡諧於世所賴得君差疆人意奮然高談氣蓋一座
有非吾曹瞪目欲唾君貢偉人秀眉竒狀使當卒學仕必人上退
託於酒日飲亡何羽衣舉巾枕麴而哦小詩立成晚更婉熟不樸
不園元和賸腹揮金如土結客如市遠韻脩然形骸之外名利之
徒其隘如髮敗意苦心十居七八開口一笑人生能幾君醉不知
笑以不齒君年不足行樂則過胡用百憂齒推髮隨曩予西征相
酌以酒酣歌悲壯起舞為壽予為此別行當來歸當益釀酒從君
傲嬉予歸酒熟君不復臨有佳風月如聆車音薦酒君堂予目泣
然呼君不聞是豈醉眠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四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祭文

祈雨祭漢景帝文

祭城隍神文

祈雨祭漢高帝文

北岳祈雪文

祭馬當山上水府文

諸廟謝雨文

福州鱘溪濤雨文

始定時薦告廟文

生擒西蕃鬼章奏告永裕陵祀文

禱雨社稷四首

歐陽脩

歐陽脩

歐陽脩

宋祁

呂誨

曾鞏

曾鞏

張載

蘇軾

蘇軾

祭戰馬文

路振

謚議

孫奭宣公議

朱祁

張忠定謚議

劉敞

趙僖質謚議

劉敞

陳執中謚榮靈議

韓維

歐陽文忠公謚議

李清臣

范忠宣公謚議

鄧忠臣

祈雨祭漢景帝文

歐陽脩

縣有外帖祈雨諸祠縣令至愚以謂兩澤頗時民不至於不足不敢以煩神之視聽癸丑出于近郊見民稼之苗者荒在草間問之曰待雨而後耘又行見老父曰此月無雨歲將不成然後乃知

前所謂雨澤頗時者徒見於城郭之近而縣境數百里山陂田畝之間蓋未及也備以有罪為令於此宜勤民事神以塞其責令既治民獄訟之不用又不求民之所急至去縣十餘里外凡民之事皆不能知頑然慢於事神此備為罪又甚於所以來為令之罪惟神為漢明帝生能惠澤其民布義行剛威靈之名照臨後世而充信於此土之人神其降休以答此土之民之信

祭城隍神文

歐陽脩

雨之害物多矣而城者神之所職不敢及佗請言城役用民之力六萬九千工食民米一千五百石斂力方作雨則止之城功既成雨又壞之敢問雨者於神誰乃吏能知人不能知雨惟神有靈可與雨語吏竭其力神祐以靈各供其職無媿斯民

祈雨祭漢高帝文

歐陽脩

更有常職來官于滌者不三四歲而易也神食于此無窮已也神與吏於滌人孰親且久孰宜愛其人之深也滌人敢慢神而犯威靈也其畏信勤事於神也吏於凡小事猶皆動有法令約束違則有罰孰共神之變化不測而能與民轉災為福也吏朝夕拜禱彌旬越月而無所感動神之召呼風雲開闔陰陽而役使鬼物頃刻之間也今民田待雨急矣吏知人力不能為猶竭其力而不得已况神之易為也况滌人畏信勤事之久而親神宜愛之而又有可以轉災為福變化不測之能也吏誰敢與神較而脩輒以此為贖者蓋哀民之急辭也其政不善而召火旱又以為贖神宜降殃于脩而賜民以雨使賞罰並行而兩得也民之幸也脩之願也

北嶽祈雪文

宋 祁

自冬無雪大寒不效宿麥枯槁涉春之仲土漬凍泮天極愈高暖

氣蚤來厲鬼挾變以中齊人寒咳僵仆赭埃蒙田耒耜弗施夫家愁嘆疾首無訴並待飢虛巨荷二千石印綬克長此邦部九州軍地幅員千里民有不獲匪臣孰同臨政不敏御下第明事神不虔怨詛謗布為疾為旱職臣所召向者已遣府從事投訴祠闕冀蒙嘉生而涉月跨歲太和閉鬱終風連朝雲合輒披臣日者自省不知所救惟身多罪蔽暗懦愚非帝所赦不敢逃誅斯民何辜惟此亢厄孩蓋相持驅就困窮有仁如帝而不垂閔側聞古諸侯祭境內山川以山川能出雲為風雨見惟物福庇其下而血食之自侯以降養犧儲醪跪伏進薦或禱或嘗不敢有貳以能為之主也惟帝所主乃州之望何材不取何靈不儲然則蓄而泄之沛潤千里振洗煥焚奮張葉牙滋液流浸啓脩有年是岳所以主而州所以為望也人能事神神能庇人方窮而訴必見哀情物薄請豐所恃

至誠

祭左丘明文

黃 帝

噫嘻嗚呼天地何私鍾才特殊宵羅萬象器函八隅堯形舜骨禹
 步湯趨魏巍在丘千古德孤周彝魯恠玉石混渝何王何俠何主
 何奴鬼哭朝陽狐巢國都丁艱憤衣閉目涕裾捉簡磨鉛申枵跣
 躄仲尼經之神居緯諸百王千法電熠霞鏡浮忠暴孝鬣姦磔訣
 弗官而賞弗斧而誅雲龍譎詭麟鳳怡愉星紀二十鱗如燦如後
 俗荒醉履健迷途跬步咫尺荆棘扶疎鄒夾公穀不式不謨侵官
 盜位妃禁懼辜指白為赤驚聾駭愚太陽無色殘燈有餘惟聖作
 古降聖冀區四子於是折言厚誣仲舒劉向習異牽拘病在膏髓
 徒信皮膚有漢後葉方漏本書子駿元凱怒氣虹舒赤地申力橫
 沅辰圖大年倏臻平原用虞凜然千祀清風襲予時移事遠迷終

反初陸涼啖趙信吠空虛黃踵成習夸紫亂朱方孩躑躅作氣跣
 跣骨幹葱弱吻齟乳濡張脣哆齒洞瘡喋嚙狂聖殊厲齊鏹並驅
 蚓口蟬腹性稟只且張皇受納毫芒碎銖孰先而師孰後而徒更
 唱迭和蠅喧蠓吁噫嘻嗚呼有梟者子食母含腴有梟之士為儒
 賊儒古人有法礎爾之軀少宰司寇木偶菟蛆折劍尺鐵土蝕階
 除旁徨觀者血迸睛枯歲次庚寅假道曹墟秀領參天苦霧冥紆
 寤寐晷刻彤蜺冥符驚醒感嗟肅齋造祠酌水投文噫嘻嗚呼

祭馬當山上水府文

呂 誨

惟神道靈水府雄據長江濟物利人載在祀典然風波重阻帆檣
 交會物貨貨遷者商人之利也又如冒官販墨侵漁下民重裝以
 還者貪利之吏也是皆行險徼幸日進千里而不知其徑者利汨
 於中豈計於險易一有傾覆固其宜矣至若鱸尾相銜率鍾致石

遠奉公上固有期會豈得已者又况忠臣義士忘軀報國一言忤
時謫斥萬里雖葬於魚腹未厭仇人之欲與夫徇福誠異趣爾意
天地設險阻舟楫濟不通皆有所謂神據險阻受國封爵濟物利
人福善禍淫乃其職爾今狂蛟肆怒乘風鼓浪恣其覆沒陷危若
是果威靈不能制耶彼安濟者皆其幸耶誨六年中再得罪沿沂
上下者四移麾晉陽舟次子是適值風濤幾為淪溺三日未霽故
具牢醴禱訴所誠神其監焉

諸廟謝雨文

曾鞏

吏之罪大矣一切從事於謹繩墨督賦役而已民之所欲不能與
所惡不能去自恣以竊食不知其可媿安能使陰陽和風雨時乎
故若輩者任職於外六年于茲而無歲不勤於請雨賴天之仁鬼
神之靈閔人之窮輒賜甘澤以救大旱吏知其幸而已其為酒醴
牲饗以報神之賜曷敢不虔維神尚終惠之使永有年則神亦無
窮有依于人

福州龍溪禱雨文

曾鞏

嗟呼旱也誰則為之危危之稼將搗而萎教教之衆曷望而依為
閩屬有寇賊之罹逮其既附我士已疲餘醜成群百十睢睢跳浪
出沒負力乘機亦有為渠諸偷所推相望茶布未受帛羈室家莫
寧遠近以疑我畜以柔亦震以威從有法賞不從繁累或擾而亭
或就纏微逮歲朔易盪定無遺山林夜行笑語追隨吾人即安舍
糗而嬉士馬亦奮相駢駢天子聖德海邦是綏維此海邦初亦
難饑今宇寧矣師征始歸今食足矣稟實尚蔽若歲大熟如果如
茨如陵如坻自公及私獄無訟繫里無盜闕式于永世方始在茲
今此大田既碩而齊俾不卒成孰忍為斯神有靈蹟國人所祇神

有顯號天子所躋美能起之槁能澤之胡能有餘歛而不施我用
卜日蚤駕以馳即告潭側尚其聽之攘除驕陽騰雲曠霓播為其
液霈洒淋漓俾農有秋百物具宜熄倫與爭長置刑答人於報事
豈有數恩

始定時薦告廟文

張載

自周衰禮壞秦暴學滅天下不知鬼神之誠繼孝之厚致喪祭失
節報享失虔祖尚浮圖可耻之為雜信流俗無稽之論世代寢久
習為厥常載極祖考遺訓聖賢圖書歲耻月慙朝憤夕惕比用
瞻拜愧汗不容自安竊自去秋以來捐罷無謂節名閭閻俗具一
用拜朔之夜核就新薦然而四時正祀尚未講備禮謂士有田則
祭無田則薦祭用四孟薦用仲月載於秩命乃視天子中士當用
四仲擇日申薦成禮故議自今春二月為始決用四時分至之日

舉行常儀然尚懼採擇之未明括俗之易駭或財用不足或時不
得為未免雜用褻味燕器參從近事遽爾變創要之所安恭惟考
妣恩明尚賜矜享間有未盡仍幸捐益改備方歲之初不敢不告
惟賜鑒諒幸甚

生擒西蕃鬼章奏告永裕陵祝文

蘇軾

大彌獲禽必有指縱之自豐年高稟孰知耘耔之勞慄被西戎古
稱右臂自嘉祐末木征擾邊而至熙寧中董氈方命於赫聖考恭
行天誅非貪尺寸之疆蓋為民除蠱賊遂建長久之策不以賊遺
子孫而西蕃六首領鬼章首犯南川北連拓拔申命諸將擇利而
行旋聞編師無往不剋吏士用命爭酬未報之愆聖靈在天難逃
不漏之網已於八月戊戌生擒鬼章頡利成擒初無渭水之恥邳
支授首聊報谷吉之寃謹當推本聖心益備戎略務在服近而來

遠期於偃革以息民仰冀威神曲垂昭鑒

禱雨社稷四首

蘇軾

憲我侯社我民所恃祭于北墉答陰之義陽亢不反自春祖秋迄
冬不雨嗣歲之憂吏民嗷嗷謹以病告錫之雨雪民敢無報社神
神食于社蓋數千年更歷聖王訖莫能遷源深流遠愛民宜享雨
不時應亦神之液社稷惟神我神惟人去我不遠宜軫我民后土
農民所病春夏之際舊穀告窮新穀未穰其間有麥如鳩得涼如
行千里弛擔得漿今神何心憇此雨雪敢求其他尚憫此麥稷神
惟神之生稼穡是力殫身為神尚莫顧惜矧今在天與天同功召
呼風雲孰敢不從豈惟農田井竭無水我求於神亦云亟矣后稷

祭戰馬文

路振

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裔略河朔而去天子幸魏遣

特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材但能走馬以馳射為事受命
惟怯數日不敢行伺賊渡河而後發賊有剽淄齊者數千騎尚屯
泥沽榮不欲見敵遂以其騎略畊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馳馬不秣
而道斃者十有四五天子憫之遣使收瘞為因作祭文曰房駟之
精降為驪駢泉水呀風流沙激庭虎脊孤聳龍媒勢擗丹髦曉霞
的顛秋星第方著幹宜乘旋膺曉臚角起方皆珠明爾其絕塞草
荒八月隕霜毛縮蹄研筋舒脈張獸惡恐噬虬罅欲驤噴沙散沫
千里飛雪戎人負紉武士索鐵前遮後突雷動地裂忽挽而制
百終伏過而投綫戎官劬劬歲入券書蹄勳纍纍通乎鬼驅名駒
大駟銜尾入塞勞其酋長節以駟僮蜀錦吳綺績如丘陵馬歸於
我也重弊入於彼也輕於是絡黃金之羈浴天地之波鼓鬣雲衢
弄影星河或踈而齧或鯁而叱蠶蚕申禁馭駿何多帝念神物來

經遠道闔之于內殿養之于外皂飲以玉池秣之瑤草窮冬虜塵
入我河濟羽書宵飛龍馭北巡選仗下之名馬屬閩外之武臣瑀
戈電燭禁旅星防授以長策帥以全軍將士怒兮山可擊猛馬嗜
弓虎可咋何嘍哨之無勇反遷延而避敵水霜淒淒介甲而馳不
飲不秣載渴載飢駿馬餒死行人嗟咨委天骨於衢路返星精於
雲霧報主恩之無及齊戎力而何畏生芻致祭弊惟成禮瘞于宗
岡全爾全體馬如有神知帝之仁嗚呼

謚議

贈尚書右僕射孫奭謚議

宋

祁

博士宋祁議曰僕射清明莊重體柔而用健場和吸精儲為華英
在布衣韋帶有深沈不器之韻緩袂彈冠賓于王門是時宋興四
十餘年天子上文嚮學開太平之原薪禎髦士充布臺閣而未育

卓然以儒名家僕射由經生博貫前載乃以詩之多識書之知達
易之肆而隱春秋之婉而微禮之肅雍樂之易良參勸講授為薦
紳倡始執據聖道泚汰群疑斗杓所建遂成寒暑珩璜所觸自然
宮徵歷官上庠君為特宗既而籍內禁閣踐諫省駁曹之任入進
其孰出詭其辭批鱗罔憚職衮無闕在蹇王臣匪躬在說命朝夕
納誨惟僕射舉之愛莫助之屬今上濬明厥初物色舊老實膺丹
書之問進對華光之塗用階告猷式充濟聖桓榮稽古寬中取論
惟僕躬有之是以似之及宸幄歸道安車挽駕天文褒餞士倫嗟
提俾耆而艾以歿元身大君廢朝行路相弔賻布所須一出長府
密章加等昭飭下泉信乎令終之高顯大雅之明哲矣謹按謚法
體和居中善問周達曰宣如僕射處躬彌冲在醜忘競不君物累
不為盜憎其讓如范宣其慎知子孺體和矣內治家事外施邦

政接士無貌言祝神無媿辭協用通介時其進退能居中矣行成
束脩節貫華皓終以碩望顯升師臣其所薦士皆足以經哲秉猷
敷育皇極遜遠時譽常如不及以年得謝嚮考終之福生平素守
鮮如晨施信善問矣建白紬次百餘篇傳經見義質聖行遠藏于
冊府副在家搢推明則董仲舒博洽則劉向其周達矣節惠知行
請謚曰宣謹議

張忠定謚議

劉敞

太常禮院謚故禮部尚書張公曰忠定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同判
吏部尚書曹劉敞覆議曰尚書布衣之時任俠自喜破產以奉賓
客而借軀報仇往往過直及讀書為文折節受學則爽厲明白務
求道真至於策名試吏版儻奮發思自見於世不令已失時蓋有
古賢之風而神宗聖考知人善任使每盡其用雖專斷於外而上

不疑此其所以感激慷慨能成功名者也夫英偉卓犖之人固自
負其材可以意氣忠信結而不可以祿位貨利取也尚書丹在蜀
及侘臨涖皆朝廷所倚重或兵荒之餘而言聽計從德澤下流民
至于今稱之蓋君之圖任一則士之報施重不其然歟自宋興以
來且百年言治者甚衆其直已以事上盡心以撫下生有榮名死
有遺愛者尚書殆無與並焉末年以疾害於朝謁不至大位士君
子以為恨今主上甄德念功使有司追賜之謚而曰庶方公正安
大慮竊以謂無聞然矣請從博士之論以充太史之錄謹議

趙信質謚議

劉敞

議曰春秋之儀視遠物者見其形不見其容聽遠聲者聞其疾不
聞其訇此褒貶之審也必傳公歷事三朝嘗列四輔謀謨之益施
為之效蓋多有矣然而入則極論出則詭詞是以人無聞焉雖推

類端稱竊以為允謹議

陳執中謚榮靈議

韓維

執中幸得以公卿子遭世承平因緣一時之言遂至貴顯皇祐之末天子以後宮之喪問所以葬祭之禮執中位為上相不能總率群司考正儀典以承答天問知治喪皇儀非嬪御之禮迨冊位號於宮闈有燦建廟用樂踰祖宗舊制執中白而行之曾不愧憚遂使聖朝大典著非禮之舉此不忠之大者閨門之內禮分不明夫入正室踈薄自絀度妾賤人悍逸不制醜聲流布行路共知此又治家無足言者夫宰相所當秉道率禮以弼天子正身齊家以儀百官執中不務出此而方杜門深居謝絕賓客曰我無私也我不黨也豈不陋哉謹按謚法寵祿光大曰榮不勤成名曰靈執中出

入將相以一品就第可謂寵祿光大矣得位行政不為不逢死之日賢士大夫無述焉可謂不勤成名矣請合一法謚曰榮靈

歐陽文忠公謚議

李清臣

太子太師歐陽公歸老于其家以疾不起將葬行狀上尚書省移太常請謚太常合議曰公維聖宋賢臣一世學者之所師法明于道德見于文章究覽六經群史諸子百氏馳騁貫穿述作數十百萬言以傳先王之遺意斯文卓然自成一家比司馬遷揚雄韓愈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方天下溺於末習為章句聲律之時聞公之風一變為古文咸知趨尚根本使朝廷文明不愧於三代漢唐者太師之功于教化治道為最多如太師真可謂文矣博士李清臣得其議則閱讀行狀考按謚法曰唐韓愈李翱權德輿孫逖本朝揚億皆謚文太師固宜以文謚吏務衆議曰太常官長有曰

文則信然不可易也然公平生好諫爭當加獻為文獻無已則志
為文忠衆相視曰其如何則又合議曰文獻疊犯廟謚固不可忠
亦太師之大節太師常參天下政事進言 仁宗乞早下詔立皇
子使有明名定分以安人心及 英宗繼體 今上即皇帝位兩
預定策謀有安社稷功和裕內外周旋兩官間迄于 英宗之視
政蓋太師天性正直心誠洞達明白無所欺隱不肯曲意順裕以
自求便安好論列是非分別賢不肖不避人之怨誅徂疾亡身獲
危以為朝廷立事按謚法道德博聞曰文庶方公正曰忠今加忠
以麗文宜為當衆以狀授清臣為謚議清臣曰不改於文而傳之
以忠議者之盡也清臣其政不從遂謚文忠謹議

范忠宣公謚儀

部 忠臣

伏惟太常寺定開府儀同三司范純仁謚議如前議曰謚法去厲

國忘家曰忠善聞周遼曰宣古之慮國忘家者固嘗有焉兼之善
聞周遼者蓋亦鮮矣全是二美得之純仁太常既易其名博士又
為之議移文覆訂屬于考功忠臣按純仁為大臣之子布被脫粟
而不以為非都上公之司衮衣繡裳而不以為泰要終原始考實
求聲歷事五朝堅持一節厚同宗之族猶為累之庇本根見慢上
之人如鷹鷂之逐鳥雀兄言責與官守皆諫行而計從讜論嘉謀
確乎其不拔令名廣譽闡然而日彰在猷畝未嘗忘君思飢溺不
獲由已作尚書解以進如宋璟之為元龜抗 濮園議以聞如師
舟之為黃耆臨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得小大之情矜而不喜每思
捐身而開策所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濟傾寧恤跋前而疐
後又有黃裳之吉而內美言無白圭之玷而外華頃緣秉鈞適丁
連茹方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實洎姦黨投名而謂大防之可

原當衆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無所用之地義形於色憤發至誠
非止救當時正人端士之織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罔狗
公忘已為國惜賢與言嗟嘆使人於邑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
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紉蘭澤畔更甚屈原之忠占
鵬坐隅已分賈生之死惟天知善惟君知臣適訪落之初年講圖
舊之新政側席南望而決浮雲之蔽擁節東歸而詠零雨其濠公
望益隆恩數彌渥法座想見其風來詔書相望於道塗欲入覲則
未能願養疾者益懇改元三日以不起聞
天子於是震悼輟朝賻贈加等告其第開府儀同三司之府表其
墓賜世濟忠直之碑人臣哀榮無以尚此古學有訓阿衡詎專美
乎商君違不忘臧孫將有後於魯古之遺直今也則亡謚曰忠宣
於義為允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五）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行狀

馮侍講行狀

宋

祁

張文定公行狀

宋

祁

馮侍講行狀

宋

祁

馮元字道宗年六十三公之先始平人四代祖官廣州唐末關輔
亂不敢歸而劉氏據南海僑斷士人故三世食其祿 太祖定廣
公之襦本劉氏日御國除始為王官授保章正老病免遂占數都
內公少嗜學保章君不欲公疇其業使從故僕射孫宣公授五經
大義又友博士崔頤正逮冠疆立博覽外嘽嘽若不足中敏力甚
自經典故訓祖襲師承穿穴筵楹皆能駕其說浸弄翰為詞章默
而有沉鬱之思出入服褒衣習矩步如大賓祭鄉人化其謹至以

俚語諺之不妄交游惟樂安孫質吳陸參譙夏侯圭相交善三人皆真諒而材故號四友家貧盛冬無薪爇夜輒市瓶酒與圭對經研推一再酌以自溫或達旦不眠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由進士調臨江縣尉再暮罷會講負缺詔冬集吏能明經得自言試可公往應令時諫議大夫謝泌領選精果有風鑑見公儒者嘻笑曰吾聞古治一經至皓首生能盡善也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可矣謝竒其對因挾經義疑晦者廷問參詰公條陳詳詣言簡氣愿謝抵掌嗟伏即日聞上授國子監直講田是名震京師公卿大夫家爭欲屈公授道者久之遷廷尉平又兼崇文院檢討其八年程履俊選公待詔殿中帝讀易至泰卦命說其義公既道繇象云云因今君臣感會所以輔相財成者帝悅賜五品服稍親近之禁中建龍圖閣度藏祕冊置學士待制等員為搢紳譽慶時用尚書工部郎

中李虛已兵部員外郎李行簡待制是時公仕資淺故以太子中允充直閣直閣蓋由公始數召入與二李賜清間說易盡上下經帝嘗稱公誦說通而不泥言外自有餘趣非專門一經士也俄改三品服天禧元年以諫議大夫假節使契丹還遷太常丞兼判禮院吏部南曹先是 今上在儲闈帝欲得肅艾長者使之勸學訪於宰相時太尉文正公公以公對或者謂公年差少罷不用更用博陵崔遵度四年遵度卒帝即擢公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代其任宅職如舊初文正聞公名而未之識一日召至第先使諸子質經義察視其人淹粹亮格乃自見之授其老子宅日令詣府與執政衆試已而為帝言數矣故公之顯文正力焉公由孤生挾儒術進出入十餘年銷玉華綬與諸儒獻歌須數得進見 兩宮所以褒禮賜予尤渥便蕃光明為侍宗國器當世休之今嗣位改尚書

工部員外郎升為直學士兼侍講未幾孫宣公亦入露門執經進
進公得孫同列以為寵孫得公亦自以知人為多兩人提衡諷道
上益嚮學俄兼會靈觀副使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天聖
元年判登聞檢院明年判國子監三年改禮部郎中五年同知貢
舉時天下皆計參陪公協力程綜片善必錄雖鈞慳臬平不計其
公未幾正為學士當是時天子念光帝盛烈裁績信書為一王吉
故貳卿中山劉公筠今資政殿學士常山宋公綬丞相潁川陳公
同領史事而已丞相為開封府浩穰劇三輔乃罷史官諸公亟以
公請詔從之書閱兩朝論次筆削者幾至是褒懲謹嚴近古風烈
矣其十一月燎祭南郊為鹵簿使七年召入翰林為學士凡三禁
職皆天下選而公兼有且優為之人判尚書都省俄為三班院歲
餘改吏部郎中八年以國書成進諫議大夫充史館修撰九年為

吏部流內銓兼群牧使明道元年十月既考室謝享宗廟又為鹵
簿使以赦令例遷給事中明年耕籍田使任如廟禮俄為莊獻莊
懿二太后園陵鹵簿使前此莊懿之未祔也壩都城右郊公嘗假
鴻臚護其葬及倅宮之遷斥士沮墜近戚詆公監視亡狀十月解
翰林學士及侍講二職出守河陽辭得見上但頓首引咎自請治
郡蒲三年春計以服會太學官屬叩丞相府上書留公柄臣悔欲
弗遣公固願行到部以清靜稱不作條教今左僕射王沂公自洛
師入覲為上言馮某東朝篤老不宜以纖介棄外上亦意合即日
馳傳詔公景祐二年春二月至日自河陽改禮部侍郎兼翰林侍
講學士兼知審官院復判太常禮院國子監公既還朝自以羽翼
舊人身託勸講宜出入諷議不苟默而已乃獻金華五箴弼違告
猷詞兼婉切上納其戒優詔答之會上留意雅樂閱經文殘缺規

創大典夏四月詔公領修樂書俄而復為南郊鹵簿使管祥源觀
事明年七月書成上號其書為景祐廣樂記特遷戶部賞勞也公
素有曠盤不堪趨邦四年春病寢劇告未滿三月會小瘳公自力
造朝未幾病復甚氣上逆害言語後四月戊戌終于正寢上聞訃
震悼以本曹尚書告其樞賻錢三十萬絹百匹醪米軍具稱之愍
贈之所以優加君臣之際深矣公之配夫人周氏封臨汝郡無息
以兄之子大理評事諱為嗣公歿夫人命諱以衰經經即次於殯
東會詔到門問公親屬夫人即表公遺命詔可擢諫衛尉寺丞諫
子二人釋褐並為將作監主簿卹孤厚忠之恩乃如是是其德已
後大哉公自橐巾至捐館進階及勲各六詔爵五封戶五加而再
實其食如今署焉志閑素恬於仕進無表襮之飾雖當路諸公率
賀弔一與衆往異時不造也門無雜賓惟經生朔望承問及搢紳

道義交數人而已按士以禮雖新進後世與之鈞終日談便便惟
謹無戲言墮色是以受詔入主戎容於都亭館由慎恪以得之不
呼僧及道士嘗執親喪自括髮至祥練皆案禮變服未始為世之
所為齊薦者惟卒哭後遇祭日與數門生誦說孝經而已罕語淳
屠氏亦不誦言排訾之熏蒿襪梗可以動氣焰者皆不動近不問
家產增損晝治官事夜還讀書誓御亦簡其面故能多識博練自
臺閣文書故新品式叢夥紛麗有所咨訪者咸能記之太學禁閣
容巨三局閱二十年仍其任本不愆不忘故也尤精易及楊雄方
部學初公七歲母夫人令授易是夕夢公吞緝蓮夫人旦而撫公
曰兒善讀此後必貴顯真宗果以識拔晚年愈刻志率三日一
讀又欲為子雲諸首作章句且患宋衷陸績范叔明宋惟幹漫漶
舛馳思盡黜之最後得唐王涯註以為差近先作釋文一篇欲遂

因王說而補正之亦終不果公嘗預注 先帝集同修鹵簿記核
後漢志孟子及律并義疏采獲是正多得其真同修玉牒分撰國
朝會要未克就生平著述無編次家人搜擲得數百篇清緻平粹
及在禁署益邇雅務為溫純而采加焉居三城作詩百餘章推已
指物曠而不怨有雅人餘風性寬厚多恕當官下未嘗以罪平鑄
吏吏亦畏其明而安其仁樂道人之善好與人為善無議事不肯
自意出大者薦之二府小者與其屬聽請類多不可紀公一無建
白者其達名若此然內剛有守不流於殺初善音者取上黨黍縱
累為尺困裁十二律以獻遂改大樂鍾石以合其私老師宿工者
首鼠不敢議後有建言其非者上未有以決遣中人即太常不合
問公新樂以縱黍定尺寧有非邪公即攜班固律曆志唐令兩說
付中人因對古者橫黍度寸今以縱亂橫其法非是中人馳人明

日上坐邇央閣語公曰尚考正大樂患其寢高而急今也下而緩
二者不得其中失在律卿言是矣因出橫黍新天示群臣北縱尺
差二寸一分而弱以校衡斗皆不離當是時微公言幾無發其謬
者假有之果且不能取信於上傳曰仁人之言固博而利歟公前
歿三日屬于一三僚執曰吾仕願素足今無一私以干縣官惟是
窳窳累諸君已而得遺禮之文諄諄納忠訖訖無它語用是中外尤
痛惜之公友隴西李公淑敕故吏相讓以終事嗚呼公有佐王之
材不自顯雖持囊珥筆在省戶為名命訓辭所出裁十二三使公
當其而稍自崖異不難於進益發素蘊幸而十四五且次入衡弼
不為婆婆連蹇如今章章矣雖然命有屈於公公無不憮於道使
素槩清埃奮厲無窮薄夫敦夸夫懼百世之後呻簡想風者以輩
曾藏文仲漢賈誼董仲舒此彼相易寧有失得間邪某曩以胄楚

儀絕刊綴音典皆為公屬反此緒訓人參聞之故公治行之全頗
獲詳究今日月有期矣官在三品法當謚謹用第述上於有司節
讓受名請遵故實謹狀

張文定公行狀

宋 祁

張詠字復之年七十惟公稟尊嚴之氣疑隱正之量粵在羈貫不
惜兒曹疑然志嚮高自標置就外傳即覽群經書必味於義根學
乃知於言選家貧無以本業往往手疏墳史每有屬綴輒廢樹
稿枝而腹苟不終篇未嘗就舍磚礫若多節默表大厦之材居然
晚器弗示良工之朴太原王搏名知人見公憮然異之獨謂公曰
唐魏文公本生此鄉故老有言後五百年復出一佳士元精回復
祭酒當之矣公謝不敢當與國四年始游鄴下與故上谷寇公準
推轂引重時屬鄉里命秀方國試言府將雅欽公名議為舉首夙

儒張覃者悃幅有行疏畧少文公即以檄謁府盛稱其長覃於得
薦公為之下彙茅有吉爵砥相先讓夷之風一變河朔明年進士
及第釋褐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尤厲風迹大江之南民裕文教
囚以手而上下獄為人而重輕公庶知其狀痛繩以法精力於職
適伏如神洗其缺薄鎮之忠厚吏樂其職多一笑而歸休民依居
或減年而從役就改將作監丞著作佐即解秩授太子中允闕掌
麟州軍事夏臺弗精西戎方強公繕起亭鄣精明烽火坐贊叔敖
秉羽之策多參嫖姚穿士之樂伐謀取勝西鄙以安端拱紀元天
田躬籍轉秘書丞明年充禮部考試官已事復倅相州一懼之年
始為親解百斤之牘終以懇辭乞董濮上市征以便迎養詔可其
奏月餘召賜五品服知浚儀縣俄為荆湖北路轉運使事不諉上
世咨其清劾罷太守姦賊疲瘁者十數人悉條所部廢格於版者

百餘事稜威所振吏皆股弁察廉使上其理狀璽書褒美三年遷
太常為郎中再旬乘駟赴覲加錫金紫翌日遷虞部為郎中再旬
授樞密直學士賜錢五十萬判銀臺承進司門下封駁事廉三班
院河東大將張永德小校犯法因答而死詔按其罪公即封還制
書白土白永德為國牙爪居天下勁兵處若以一部曲摧辱王師
臣恐有輕上之心不納因不闕銀臺而下書譙讓未幾果有營兵
脅訟軍候者公復爭前事上輒優容謝之會賊順緣間坤維搖亂
偏師數萬鼓行而西 太宗以為潢池弄赤子之兵荆棘生大軍
之後疇咨上輟崇簡守臣參穰武功蘇易簡白上曰某甫可屬大
事當一面若奉將威命降諭劇賊 陛下高枕求無西顧之憂矣
乃命公知益州揆日占謝賜白金一百四十斤鴻卿出郊不復內
御子願引道初無辨嚴朝家方以大師未集留之半歲公潛簿所

賜上還長府其秋遂詔赴部公終不復言至道二年改兵部猶為
郎中會丁新昌郡太夫人之喪恩詔奪服陽秋之義不以家事為
辭禮經所執亦推順變之人真考嗣曆邇臣均霈即拜諫議大夫
歸朝遷給事中戶部使七旬拜御史丞咸平二年知貢與杜絕書
謁時稱得人夏改工部侍郎知杭州五年移京兆明年轉刑部復
為樞密直學士再知益州尋加吏部猶為侍郎景德三年罷歸領
三班登聞檢院奉朝請先時生瘍於腦至是弗損家第賜告環中
造適移狀言上酷講外藩尋知金陵兼江南安撫使岱宗成禮改
尚書左丞昇人以秩滿願留即拜工部份睡飲至又進禮部皆為
尚書疾劇還臺求訪高平荐則需頭之奏願遂角巾之游魏舒之
先行後言人無知其去位平津之何恙不已詔益勉於存神倚違
半年必於得謝上不獲已出公知陳州以大中祥符八年八月一

日遂終于理下享年七十嗚呼景命弗究宗工其萎知仁均哀殲
我何贖邦人改祠而為諱道路舉音以過喪 真宗聞計震嗟追
贈尚書左僕射以天禧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權窆於陳州宛丘
縣孝悌鄉謝村焉從宜也公始娶夫人唐氏卒繼室以太原郡夫
人王氏即河陽節度使顯之女允執婦道以佐君子後公三年而
歿子從質以父任累遷至衛尉丞居公之喪一月以毀而夫女一
人適故內相王公禹偁子嘉祐母弟誥以公延賞今為虞部員外
郎孫四人曰約曰綜曰綽曰紳咸以忠厚世其家公階至正奉大
夫勲上往國爵開國公食封三千七百戶實戶肆伯其大較也公
姿字爽邁謀謨沉敏道架俗表氣籠霄極任節袞已然諾不寃不
懈如玉如瑩脩訓立誠博見強志割書兼兩賓蓋成陰佐郡被邊
遭時右武入蠟封而試馬回策若縈張艱步以射侯捨矢如破總

物纖密絕人遠甚及夫司封駁則詳言粹儀有任隗之枕正總臺
憲則摧奸觸忤有傳咸之剛簡治益部也宿師屯結縣官乏食祿
史搏手狂狡煇心公乃賤售益監翔責困米質遷鍾巨諷告鄉縣
民或妄言沮公公斬之以徇自是見程大集戰士倍氣矣自不逞
挺刃重城晏閉主師王繼恩上官正頓師入保理根不逞坐失脫
免之拒居若賈胡之留公以為將不親行終不可使乃勸正自當
一隊以賈群勇正許諾行有日矣公慮其不進於是椎牛宿帳具
出餞之禮中坐酒酣親舉屬軍尉曰爾曹俱有親弱在東蒙國恩
厚恐無以塞責此行當直擣寇壘盡其噍類平定之日東向以報
目見朝廷舉萬年之觴豈不快耶若猶老師逸囚疲民曠日即此
也還為汝死處也正由此車行宋人詭道兼進殊死鏖戰盡俘凱
旋公乃出車勞動從金大會以次論獲先命行賞皆伏公氣決不

敢迎視繼恩帳下卒絕城夜逸吏執以告公惡與繼恩不叶即命
繫投皆并一府無知者先時劫掠之際誣染尤衆脅從有狀歸訴
無階各保營壁共懷積貳公以為鹿不擇陰既亡生路虫入其腹
懼益厲階亟下行移鑛說魁宿宥其枝黨縱歸田里譬以大恩訖
無敢桀及再任也屬六羸南牧靈旗薄伐公慮遠夷為變欲出奇
以勝之因取盜賊之尤無狀者磔死於市凜然人望遂臻靖嘉每
吏績便文久不得判公率爾署決人皆厭伏罰既值罪案無度情
蜀中喜事者論次其詞總為誠民集鏤墨傳布雖張敞之為京兆
時時越法縱舍黃霸之守潁川人人咸知上意無以過之牧餘杭
也藎民薦飢方蠲不啓稻蟹無種原田若藝民挾鹽利以冒公禁
者日數百輩公一切答遣不徇彛法邏戍人啓曰法亂如是人將
安禁公榮之曰餘杭十萬戶飢者七八弗挾鹽利無復生意若暴

禁之彼將園視衡擊以擾居者則為禍大矣爾曹第忍之俟其歲
定則太守復以三尺律從事矣是年雖歉人無從命者富家子與
婿分財不協詣府廷辯婿曰彼先子有貽命婿七子三因出遺札
予不能舉其契公索酒酌地曰彼父智人也當死之日予方泮孺
託養於婿苟子有七分之約則亦死於婿手矣今當七分歸子三
分歸婿於是二人號慟以為神明公之操決率是類也原其遇
二聖也以功名自任故力與命借顯八座也以方格見信故言與
行危本字直清貫以忠恕無乞靈徼福無人非鬼責覆重剛不險
臨大節不奪莫藿弗采於猛獸山川寧捨於駢角若夫安世之恨
謝公歸之滅私大有之六明小雅之愷悌公皆兼有其美惜其未
極柄用遽愆腴理上欲為相者數矣天之不憖也悲夫公雅好著
文深切驚邁以不偶俗尚自號乖崖公尤善詩筆必覈情理故重

次薛能詩序之曰放言既奇意在言外議者以公自道也生平論
著仲氏詠集之成十卷以行於伐內外歸之日無搢膺之妾無雜
弔之賓終齊事而乃瞑取禪書而頌德漢廷諸老恨王駿之不侯
天下之人為隴西而流涕斯非遺愛遺直立功立言之極歟敢撫
令猷以須史闕謹狀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六

大宋文鑑卷第一百三十七

行狀

司馬溫公行狀

司馬溫公行狀

蘇軾

蘇軾

曾祖政贈太子太保曾祖母薛氏贈溫國太夫人祖炫試祕書省
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事贈太子太傅祖母皇甫氏贈溫國太夫
人父池尚書吏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母聶
氏贈溫國太夫人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
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
焉自高祖曾祖皆以五代衰亂不仕富平府君始舉進士沒於縣
令皆以氣節聞於鄉里而天章公以文學行義事 真宗 仁宗
為轉運使御史知雜事三司副使歷知鳳翔河中同杭號晉六州

以清直仁厚聞於天下號稱一時名臣公自兒童凜然如成人七
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退為家人講即了其大義自是手不釋
書至不知飢渴寒暑年十五書無所不通文詞醇深有西漢風天
章公當任子次及公公推與二從兄然後受補郊社齋郎再奏將
作監主簿年二十舉進士甲科改奉禮郎以天章公在抗詞所遷
官求簽書蘇州判官事以便親許之未上丁太夫人憂未除丁天
章公憂執喪累年毀瘠如禮服除簽書武成軍判官事改大理評
事為國子直講遷本寺丞故相龐籍名知人始與天章公遊見公
而竒之及是樞密副使薦公召試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中官
麥允言死詔以允言有軍功特糾鹵簿公言孔子不以名器段人
繁纓以朝且猶不可允言近習之臣非有元勳大勞而贈以三公
之官給以一品鹵簿其為繁纓不亦大乎故相夏竦卒詔賜謚文

正公言謚之美者極於文正竦何人可以當此書再上改謚文莊
遷敷中丞除史館檢討修日曆改集賢校理龐籍為鄆州徙并州
皆辟公通判州事公感籍如已為盡力時趙元昊始臣河東貧甚
官若貴耀而民疲於遠輸麟州窟野河西多良田皆故漢地公私
雜耕天聖中始禁田河西者虜乃得稍蠶食其地俯窺麟州為河
東憂籍請公按視公為畫五策宜因州中舊兵益禁兵三千廂兵
五百築二堡河西可使堡外三十里虜不敢田則州西六十里無
虜矣募民有能耕麟州閑田者復其稅役十五年能耕窟野河西
者長復之耕者必衆官雖無所得而耀自賤可以漸紓何東之民
籍多麟州如公言而兵官郭思勇且狂夜開城門引千餘人渡河
載酒食不為戰備遇敵死之議者歸罪於籍罷節度使知青州公
守關三上書乞獨坐其事不報籍初不以此望公而公深以自咎

籍既沒升堂拜其妻如母撫其子如昆弟時人兩賢之改太常博士祠部員外郎直秘閣判吏部南曹遷開封府推官賜五品服交趾貢異獸謂之麟公言真偽不可知使其真非自然而至不足為瑞若為為遠夷笑願厚賜其使而還其獸因奏賦以諷遷度支員外郎判句院擢修起居注五辭而後受判禮部有司奏六月朔日當食公言故事食不滿分或京師不見皆賀臣以為日食四方見京師不見天意人君為陰邪所蔽天下皆知而朝廷獨不知其為災當益其皆不當賀詔從之後遂以為常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蘇轍直言策入第四等而考官以為不當收公言軾於同科四人中言最切直有愛君憂國之心不可不收時宰相亦以為當黜仁宗不許曰求直言以直棄之天下其謂朕何公遂與諫官王陶同上疏願為宗廟社稷自重卻罷燕飲安養神氣後宮嬪御進見

有度左右小臣賜予有節厚味腊毒無益奉養者皆不宜數御上皆納之初至和三年仁宗始不豫國嗣未立天下寒心而不敢言惟諫官范鎮首發其議公時為并州通判聞而繼之上疏言禮太宗無子則小宗為之後為之後者為之子也願陛下擇宗室賢者使攝儲貳以待皇嗣之生退居藩服不然則典宿衛尹京邑亦足以繫天下之望疏三上其一留中其二付中書公文與鎮書此大事不言則已言一出豈可復反願公以死爭之於是鎮言之益力及公為諫官復上疏且面言臣昔為并州通判所上三章願陛下果斷而力行之時仁宗簡默不言雖執政奏事首肯而已聞公言沈思久之曰得非欲選宗室為繼嗣者乎此忠臣之言但人不敢及耳公曰臣言此自謂必死不意陛下開納上曰此何害古今皆有之因令公以所言付中書公曰不可願陛下自以

意喻宰相是日公復言江淮監事請中書曰之宰相謹琦問公今日復何所言公默計此大事不可不使琦知思所以廣上意者即曰所言宗廟社稷大計也琦喻意不復言後十餘日有旨令公與御史裏行陳洙同詳定行戶利害洙與公屏語曰日者大饗明堂韓公攝太尉洙為監察公從容謂洙曰君與司馬君實善君實近建言立嗣事恨不以所言送中書欲發此義無自發之行戶利害非所以煩公也欲洙見公達此意耳時嘉祐六年閏八月也至九月公復上疏面言臣向者進說陛下欣然無難意謂即行矣今寂無所聞此必有小人言陛下春秋鼎盛子孫當千億何遽為此不祥之事小人無遠慮特欲倉猝之際撥立其所厚善者耳唐自文宗以後立嗣皆出於左右之意至有稱定策國老門生天子者此禍豈可勝言哉上大感悟曰送中書公至中書見琦等曰請

公不反今定議異日夜半禁中出寸紙以某人為嗣天下莫敢違琦等皆唯唯曰敢不盡力後月餘詔英宗判宗正寺固辭不就職明年遂立為皇太子稱疾不入公復上疏言凡人爭絲毫之利至相奪今皇子辭不費之富至三百餘日不受命其賢於人遠矣有識間之足以知陛下之聖能為天下得人然臣聞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使者受命不受辭皇子不當辭避使者不當徒反凡召皇子內臣皆乞責降且以臣子大義責皇子宜必入英宗遂受命充國公主下嫁李瑋以驕恣聞公上疏言太宗特姚坦為充王翊善有過必諫左右教王詐疾踰月太宗召王乳母入問起居狀乳母曰王無疾以姚坦故鬱鬱成疾耳太宗怒曰王年少不知為此汝輩教之杖亂母數十召坦慰勉之齊國獻穆大長公主太宗之子真宗之妹陛下之姑而謙恭率禮

天下稱其賢願 陛下教子以 太宗為法公主事夫以獻穆為
法已而公主不安於李氏詔瑋出知衛州公主入居禁中而瑋母
揚歸其已瑋散遣其家人公言 陛下追念章一太后故使瑋尚
玉今乃母子離析家事流落 陛下獨無雨露之感悽惻之心乎
瑋既責降公主亦不得無罪上感悟詔公主降封沂國待李氏恩
禮不衰判檢院權州國子監除知制誥力辭至八九改授天章閣
待制兼侍講賜三品服乃知諫院上疏言經略安撫使以便宜從
事出於兵興權制非永世法及將相大臣典州者多以責倨自持
凌忽轉運使使不得舉職朝廷務省事專行姑息之政至於胥史
謹諱而逐御史中丞輦官悖慢而退宰相衛士凶逆而獄不窮姦
澤加於舊軍人詈三司使而法官以為非犯增級於用法疑有餘
其一夫流言於道路而為之變法推恩多矣皆陵遲之漸不可以

不正充媛董氏夢追贈婉儀又贈淑妃輟朝成服百官奉慰定謚
行冊禮葬給鹵簿公言董氏秩本微病革之日方拜充媛古者婦
人無謚近制惟皇后有之鹵簿本以賞軍功未嘗施於婦人惟唐
平陽公主有舉兵佐高祖定天下之功乃得給至韋庶人始令妃
主葬日皆給鼓吹非令典不足法時有司新定後宮封贈法皇后
與妃皆贈三代公言別嫌明微妃不當與后同表益引却真夫人
坐正為此耳天聖親郊太妃止贈二代而况妃乎知嘉祐八年貢
舉 仁宗崩 英宗以哀毀致疾 慈聖光獻太后同聽政公首
上疏言 章獻明肅太后保佑 先帝進賢退姦有大功於趙氏
特以親用外戚小人故負謗天下今 太后初攝大政大臣忠厚
如王曾清純如張知白剛正如曾宗道質直如薛奎者當信用之
鄙猥如馬季良讒諂如羅崇勳者當踈遠之則天下服又上疏

英宗言漢宣帝為昭帝後終不追尊衛太子史皇孫光武起布衣
得天下自以為元帝後亦不追尊鉅鹿都尉南頓君惟哀安桓靈
皆自旁親入繼大統追尊其父祖天下非之願以為戒時公所得
仁宗遺賜珠金直百餘萬率同列三上章言國有大憂中外窘乏
不可專用乾興故事若遺賜不可辭則宜許侍從以上進金錢佐
山陵費不許公乃以所得珠為諫院公使金錢以遺其舅氏義不
藏於家 英宗疾既平 皇太后還政公上疏言治身莫先於孝
治國莫先於公其言切至皆母子間人所難言者時有司立法
皇太后有所取用有司奏覆得御責乃供公極論以為不可當直
下合同司移所屬立供如上所取已乃具數奏 太后以防矯偽
曹侂除使相兩府皆遷公言侂無功而得使相 陛下以慰母心
耳今兩府皆遷無名若以還政為功則宿衛將帥內侍小臣必有

覬望已而都知任守忠等皆遷公復爭之因論守忠大姦 陛下
為皇子非守忠意沮壞大策離間百端賴 先帝不聽及 陛下
嗣位反覆革面交構 兩宮國之大賊人之巨蠹乞斬於都市以
謝天下詔以守忠為節度副使斬州安置天下快之 時有詔陝西
刺民兵號義勇公上疏極論其害云康定慶曆間籍陝西民間鄉
弓手已而刺為保捷指揮民被其毒兵終不可用遇敵先北正兵
隨之每致崩潰縣官知其坐食無用太遣歸農而惰游之人不能
復反南畝強者為盜弱者轉死父老至今流涕也今義勇何以異
此章六上不從乞罷諫官不許王廣淵除直集賢殿公言廣淵姦
邪不可近昔漢景帝為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即帝
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為三司吏掌州之錢穀世宗私
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即位薄其為人不用今廣淵當 仁宗之

世私自結於 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以厲天下執政建言僕安
懿王德盛位隆宜有尊禮詔大常禮院與兩制議翰林學士王圭
等相顧不敢先公獨奮筆立議曰為之後者為之子不敢復顧其
私親今日所以崇奉濮安懿王典禮宜一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
故事高官火爵極其尊榮議成圭即敕吏以公手藁為案至今存
焉時中外訥訥御史呂誨傳堯俞范純仁呂太防趙鼎瞻等皆爭
之相繼降黜公上疏乞留之不可則乞與之皆貶初西戎遣使致
祭而延州指使高宜押伴傲其使者侮其國主使者訐於朝廷公
與呂誨乞加宜罪不從明年西戎犯邊殺略吏士趙滋為雄州專
以猛悍治邊公亦論其不可至是契丹之民有捕魚界河伐柳白
溝之南者朝廷以知雄州李中祐為不材選將代之公言國家當
戒狄附順時好與之計較米節及其禁徼又從而姑息之近者西

戎之禍生於高宜此狄之際起於趙滋朝廷方賢此二人故邊臣
皆以生事為能今若選將代中祐則來者必以滋為法而以中祐
為戒漸不可長宜敕邊吏疆場細故徐以文檄徃反若輕以矢刃
相加者坐之京師大水公上疏論三事皆盡言無所隱諱除龍圖
閣直學士判流內銓改石諫議大夫知治平四年貢舉 神宗即
位首擢公為翰林學士公力辭不許上面諭公古之君子或學而
不文或文而不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焉公曰臣
不能為四六上曰知兩漢制詔可也公曰 本朝故事不可上曰
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云不能四六何也公趨出上遣內臣至閣
門疆公受告拜而不受趨公入謝曰上坐以待公公入至廷中以
告置公懷中不得已乃受遂為御史中丞初中丞王陶論宰相不
押常朝班為不臣宰相不從陶爭之力遂罷公既繼之言宰相不

押班細故也陶言之過然愛禮存羊則不可已自頃宰相權重今陶復以言宰相罷則中丞不可復為臣願俟宰相押班然後就職
三曰可陶既出知陳州謝章詆宰相不已執政議再貶陶公言陶誠可罪然陛下欲廣言語屈已受陶而宰相獨不能容乎乃已
公上疏論修心之要三曰仁曰明曰武治國之要三曰官人曰信賞曰必罰其說甚備且曰臣昔為諫官即以此六言獻仁宗其後以獻英宗今以獻陛下平生力學所得盡在是矣公在英宗時與呂誨同論祖宗之制勾當御藥院常用供奉官以下至內殿崇班則出近歲居此位者暗理官資食其廩給非祖宗大意又故事年未五十不得為內侍省押班今除張茂則止四十八不可至是又言之因論高居簡姦邪乞加遠竄章五上上為盡罷寄資內臣居簡亦補外未幾復留陳承禮劉有方二人公復

爭之又言近者王中正往陝西知涇州劉煥等謫事中正而虧延鈐轄吳舜臣違失其意已而煥等進擢舜臣降黜權歸中正謗歸陛下是去一居簡得一居簡上手詔問公所從知公曰臣得之賓客非一人言事之有無惟陛下知之若無臣不敢避妄言之罪
萬一有之不可不察詔用官邸直省官郭昭選等四人為閣門祇候公言國初草創天步尚艱故即位之始必以左右舊人為後心耳目謂之隨龍非平日法也閣門祇候在文臣為館職豈可使厮役為之英宗山陵公為儀仗使賜金五十兩銀合三百兩三上章辭從之邊吏上言西戒步將崑名山欲以橫山之眾取諒祚以降詔邊臣招納其眾公上疏極論以為名山之眾未必能制諒祚幸而勝之滅一諒祚生一諒祚何利之有若其不勝必引眾歸我不知何以待之臣恐朝廷不獨失信於諒祚又將失信於名山矣

若名山餘衆尚多還此不可入南不受窮無所歸必將突據邊城以救其命 陛下獨不見侯景之事乎上不聽遣將种諤歿兵迎之取綏州費六十萬萬西方用兵蓋自是始矣兼翰林侍讀學士登州有不成婚婦謀殺其夫傷而不死者吏疑問即承知州事許導讞之有司當婦絞而詔貸之遵上議準律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婦當減二等不當絞詔公與王安石議之安石是遵公言謀殺猶故殺也皆一事不可分若謀為所因與殺為二則故與殺亦可為二邪自宰相文彦博以下皆附公議然卒用安石言至今天下非之權知審官院百官上尊號公當答詔上疏言先帝親郊不受尊號天下莫不稱頌末年有建言者國家與契丹有往來書信彼有尊號而我獨無以為深耻於是群臣復以非時上尊號昔漢文帝時單于自稱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

不問文帝復為大名以加之也願 陛下追用先帝本意不受此名上大悅手詔荅公非卿朕不聞此言善為荅詞使中外曉然知朕至誠非欺衆邀名者遂終身不復受尊號執政以河朔災傷國用不足乞今歲親郊兩府不賜金帛送學士院取旨公言兩府所賜以匹兩計止二萬未定以救災宜自文臣兩省武臣宗室敕史以上皆減半公與學士王珪王安石同對公言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可聽兩府辭賜安石曰常袞辭賜饌時議以為袞自知不能當辭位不當辭祿且國用不足非當今之急務也公曰袞辭祿猶賢於持祿固位者國用不足真急務安石言非是安石曰不足者以未得善理財者故也公曰善理財者不過頭會箕歛以盡民財民窮為盜非國之福安石曰不然善理財者不加賦而上用足公曰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

譬如兩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止用足不過設法陰奪民利其
害甚於加賦此乃桑洪羊欺漢武帝之言太史公書之以見武帝
不明耳至其末年盜賊蜂起幾至於亂若武帝不悔禍昭帝不變
法則漢幾亡爭議不已王珪進曰救災節用宜自貴近始司馬光
言是也然所費無幾恐傷國體王安石言亦是惟明主裁擇上曰
朕意與光同然姑以不允答之會安石當制遂引裳衮事貴兩府
亦不復辭兼史館修撰上問公可為諫官者公薦呂誨誨以天章
閣待制知諫院詔公與張茂則同相視二股河及土堤利害公用
都水監丞宋昌言策乞於二股之西置土堤約水東流若東流日
深此流自淺薪芻漸備乃塞其北放出御河胡盧河下流以紓恩
冀深瀦以西之患特議者多不同公於上前反覆論難甚若卒從
之後皆如公言賜詔獎諭王安石始為政創立制置三司條例司

建為青苗助役水利拘輸之政置提舉官四十餘員行其法於天
下謂之新法公上疏逆陳其利害曰後當如是行之十餘年無一
不如公言者天下傳誦以為公真宰相雖田父野老皆號公曰馬
相公而婦人孺子知其為君實也邇英進讀至蕭何曹參事公曰
參不變河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時天下晏然衣食滋殖上
曰漢常守蕭何之法不變可乎公曰何獨漢也使三代之君常守
禹湯文武之法雖至今存可也武王克商曰乃反商政政由舊然
則雖周亦用商政也書曰無作聰明亂舊章漢武帝用張湯言取
高帝法紛更之盜賊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漢始衰由此言
之祖宗之法不可變也後數日呂惠卿進講因言先王之法有一
年變者正月始和布法象魏是也有五年一變者巡狩考制度是
也有三十年一變者刑罰世輕世重是也有百年不變者父慈子

孝兄弟恭是也前日光言非是其意以諷朝廷且幾臣為條例
司官耳上問公惠卿言何如公曰布法象魏布舊法也何名為變
若四孟月朔屬民讀法為時變月變耶諸侯有變禮易樂者王巡
守則誅之王不自變也刑新國用輕典亂國用重典平國用中典
是為世輕世重非變也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
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
雨之不死也公卿侍從皆在此願陛下問之三司使掌天下財
不才而黜可也不可使兩府侵其事今為制置三司條例司何也
宰相以道佐人主安用例為用例而已則胥史足矣今為看詳中
書條司何也惠卿不能對則詆公曰光為侍從何不言言而不
從何不去公作而答曰是臣之罪也上曰相與論是非耳何至是
講畢賜坐戶外將出上命後坐戶內左右皆避去上曰朝廷每更

一事舉朝訕訕何也王珪曰臣疏賤在闕之之外朝廷之事不能
盡知借使聞之道路又不知其虛實也上曰聞則言之公曰青苗
出息平民為之尚能以蠶食下戶至飢寒流離况縣官法度之威
乎惠卿曰青苗法願取則與之不願不疆也公曰愚民知取債之
利不知還債之害非獨縣官不疆富民亦不疆也臣聞作法於涼
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之何昔太宗平河東立和糴法時
米斗十餘錢草束八錢民樂與官為市其後物貴而和糴不解遂
為河東世世患臣恐異日之青苗猶河東之和糴也上曰陝西行
之久矣民不以為病公曰臣陝西人也見其病不見其利朝廷初
不許也而有司尚能以病民况立法許之乎上曰坐倉糴米何如
坐者皆起曰不便上已罷之幸甚上曰未罷也公曰京師有七年
之儲而錢當乏若坐倉錢益乏米益陳奈何惠卿曰坐倉得米百

萬斛則省東南百萬之漕以其錢供京師何患無錢公曰東南錢
荒而米狼戾今不糴米而漕錢棄其有餘取其所無農未皆病矣
待講吳申起曰光言至論也公曰此皆細事不足煩人主但當擇
人而任之有功則賞有罪則罰此則 陛下職也上曰然文王罔
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公趨出上曰卿得無以惠
卿之言不樂乎公曰不敢韓琦上疏論青苗之害上感悟欲罷其
法安石稱疾求去會拜公樞密副使公上章力辭至六七曰上誠
能罷制置條例司追還提舉官不行青苗助役等法雖不用臣臣
受賜多矣不然終不敢受命上遣人謂公樞密兵事也官各有職
不當以他事為辭公言臣未受命則猶侍從也於事無不可言者
安石起視事青苗去卒不罷公亦卒不受命則以書喻安石三往
反開喻苦至猶幸安石之聽而改也且曰巧言令色鮮矣仁彼忠

信之士於今當路時雖齟齬可憎後必徐得其力譖毀之人於今
誠有順適之快一旦失勢必有賣公自售者意謂呂惠卿對賓客
輒指言之曰覆王氏者必惠卿也小人本以利合勢傾利移何所
不至其後六年而惠卿叛安石上書告其罪苟可以覆王氏者靡
不為也由是天下服公先知公求補外上猶欲用公公不可以端
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朝辭進對猶乞免本路青苗助役宣撫使
下令分義勇四番欲以戍邊選諸軍驍勇募閭里惡少為奇兵
調民為乾糧餼飯雖內郡不被邊皆修城池樓橈如邊郡且遣兵
就糧長安河中邠三輔騷然公上疏極言方凶歲公私困弊不可
舉事而求興一路城池樓橈皆不急乾糧餼飯昔常造後無用腐
棄之宣撫司令臣皆未敢從若乏軍興臣坐之於是一路獨得免
頃之詔移知許州不赴遂乞判西京留司御史臺以歸自是絕口

不論事以祀明堂恩加上柱國至顯寧七年上以天下旱蝗詔求
直言公讀詔泣下欲默不忍乃復陳六事一青苗二免役三市易
四邊事五保甲六水利此尤病民也宜先罷又以書責宰相吳充
天子仁聖如此而公不言何也元豐五年公忽得語澀疾自疑當
中風乃豫作遺表大略如六事加詳盡感繫親書緘封置卧內且
死當以授所善范純仁范祖禹使上之凡居洛十五年再任留司
御史臺四任提舉崇福宮官制行政太中大夫加資政殿學士
神宗崩公赴闕臨衛士見公入皆以手加額曰此司馬相公也民
遮道呼曰公無歸洛留相天子活百姓所在數千人聚觀之公懼
會放辭謝遂徑歸洛 太皇太后聞之詰問主者遣使勞公問所
當先者公言近歲士大夫以言為諱閭閻愁若於下而上不知明
主憂懃於上而下無所訴此罪在群臣而愚民無知歸怨 先帝

宜下詔首開言路從之下詔榜朝堂而當時有不欲者於詔語中
設六事以禁切言者曰若陰有所懷犯非其分或扇搖機事之重
或迎合已行之令上以觀望朝廷之意以僥倖希進不以眩感流
俗之情以干取虛譽若此者必罰無赦 太皇太后封詔草以問
公公曰此非求諫乃拒諫也人臣惟不言言則入六事矣時太府
少卿宋彭年水部員外郎王諤皆應詔言事有欲借此二人以懲
天下言者皆以非職而言贖銅三十斤公具論其情旦請改賜詔
書行之天下從之於是四方吏民言新法不便者數千人公方草
具所當行者而 太皇太后已有旨散遣修京城役夫罷城皇城
內覘者止御前工作出近侍之無狀者三十餘人戒敕中外無敢
苛刻暴斂廢導洛司物貨場及民所養戶馬寬保馬限皆從中出
大臣不與公上䟽謝當今急務 陛下略已行之矣小臣稽慢罪

當萬死詔除公知陳州且過闕入見使者勞問相望於道至則拜
門下侍郎公力辭不許數賜手詔先帝新棄天下天子冲幼
此何時而君辭位耶公不敢復辭以覃恩遷通議大夫初神宗
皇帝以英偉絕人之資勵精求治凜凜乎漢宣帝唐太宗之上矣
而宰相王安石用心過當急於功利小人得乘間而入呂惠卿之
流以此得志後者慕之爭先相高而天下病矣先帝明聖獨覺
其非出安石金陵天下欣然意法必變雖安石亦自悔恨其去而
復用也欲稍自改而惠卿之流恐法變身危持之不肯改然先
帝終疑之遂退安石八年不復召而惠卿亦再逐不用元豐之末
天下多故及二聖嗣位日夜引領以觀新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歎稍損其甚者毛舉數事以塞人言公慨然爭之
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可變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

下害非先帝本意者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昔漢文帝
除宮刑斬右趾者棄市笞五百者多死景帝元年即改之武帝作
鹽鐵權酷均輸等法昭帝罷之唐代宗縱宦宦公求賂遺置客省
拘滯四方之人德宗立末三月罷之德宗晚年為宮市五方小兒
暴橫鹽鐵月進羨餘順宗即位罷之當時悅服後世稱頌未有或
非之者也况太皇太后以母政子非子政父幾議乃定公以為
治亂之機在於用人邪正一分則消長之勢自定每論事必以人
物為先凡所進退皆天下所謂當然者然後朝廷清明人主始得
聞天下利害之實遂罷保甲團教依義勇法歲一閱保馬不復買
見在者還監牧給諸軍廢市易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而民所
欠錢皆除其息京東鑄錢河北江西福建湖南鹽及福建茶法皆
復其舊獨川陝茶以邊用未即罷遣使相視去其甚者戶章左右

曹錢穀皆領之尚書凡昔之三司使事有散隸五曹及寺監者皆歸戶部使尚書周知其數量入以為出於是天下釋然曰此先帝本意也非吾君之子不能行吾君之意時獨免役青苗將官之法猶在而西戎之議未決也山陵畢遷公正議大夫公自以不與顧命不敢當詔不許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詔公與尚書左丞呂公著朝會與執政異班再拜而已不舞蹈公疾益甚歎曰四患未除吾死不瞑目矣乃力疾上疏論免役五害乞直降敕罷之率用熙寧以前法有未便州縣監司節級以聞為一路一州一縣法詔即日行之又論西戎大略以和戎為使用兵為非時異議者甚衆公持之益堅其後太師文彥博議與公合衆不能奪又論將官之害詔諸將兵皆隸州縣軍政委守令通決之又乞廢提舉常平司以其事歸之轉運使及提點刑獄公謂監司多新進少年務為刻

急天下病之乞自太中大夫侍制以上於郡守中舉轉運使提點刑獄於通判中舉轉運判官又以文學德行吏事武畧等為十科求天下遺才命文臣升朝以上歲舉經明行修一人以為進士高選皆從之拜左僕射疾稍間將起視事詔免朝覲許以有輿三日一入都堂或門下尚書省公不敢當曰不見君不可以視事詔公肩輿至內東門子康扶入對小殿且曰毋拜公惶恐入對延和殿再拜遂罷青苗錢專行常平糴糶法以歲上中下熟為三等穀賤及下等則增價糶貴及上等則減價糶惟中則否及下等而不糶及上等而不糶皆坐之時 二聖恭儉慈孝視民如傷虛以聽公公之無不為以身任天下之責數月復病以九月丙辰朔薨于西府享年六十八 太皇太后聞之慟上亦感涕不已時方躬祀明堂禮成不賀 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

以一品禮服賻銀三千兩綃四千匹賜龍腦水銀以歛命戶部侍郎趙瞻入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夏縣宮其親族十人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郊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之乎博學無所不通音樂律歷天文書數皆極其妙晚節尤好禮為冠婚喪祭法適古今之宜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出書其誕吾不信不事生產買第洛中僅庇風雨有田三頃喪其夫人質田以葬惡衣菲食以終其身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夜以身徇天下躬親庶務不吝晝夜賓客見其體羸曰諸葛孔明二十罰以上皆親之以此致疾公不可以不戒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天下事也既沒其家

得遺奏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京師民畫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飲食必祝為四方皆遣人購之京師時畫工有致富者有文集八十卷資治通鑑二百九十四卷考異三十卷歷年圖七卷通歷八十卷稽古錄二十卷本朝百官公卿表六卷翰林詞章三卷注古文孝經一卷易說三卷注繫辭二卷注老子道德論二卷集注太元經八卷大學中庸義一卷注揚子十三卷文中子傳一卷河外詔目三卷書儀八卷家範四卷續詩話一卷遊山行記十二卷醫問七篇其文如金玉穀帛藥石也必有適於用無益之文未嘗一語及之初公患歷代史繁重學者不能綜况於人主遂約戰國至秦二世如左氏體為通志八卷以進英宗悅之命公續其書置局秘閣以其素所賢者劉攽劉恕范祖禹為屬官凡十九年而成起周威烈王訖五代上下一千三百六十二載其是

非疑似之間皆有辨論一事而數說者必考合異同而歸之一作
考異以志之 神宗尤重其書以為賢於有悅親為製叙賜名資
治通鑑詔邇英讀其書賜額邸舊書二千四百二卷書成拜資政
殿學士賜金帛甚厚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封清河郡夫人公
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二人童唐皆早亡康金為祕書省校書郎
孫二人植栢皆承奉郎公歷事 四朝皆為人主所敬然 神宗
知公最深公思有以報之常誦孟子之言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
善開邪謂之敬謂吾君不能謂之賊故雖議論違忤而 神宗識
其意待之愈厚及拜資政殿學士蓋有意復用公也天復用公者
豈徒然哉將必行其所言公亦識其意故為政之日自信而不疑
嗚呼君 先帝可謂知人矣其如之也深公可謂不負所知矣其
報之大軾從公遊二十年知公平生為詳故錄其大者為行狀

其餘非天下所以治亂安危者不載

